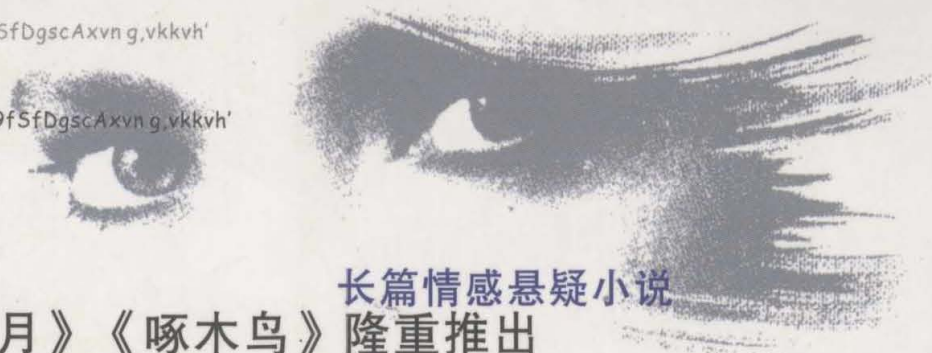


x]xffhx./!uia341P[9f5fDgscAxvn g,vkkvh'
bm..?n:F镣铐FH
sfsg::FVKCJX]xffhx./!uia341P[9f5fDgscAxvn g,vkkvh'
bm..?n:法警的胳膊上FDsfsg
FVKCJX]xffhx./!uia341P[9f5fDgscAxvn g,vkkvh'
bm..?n:FHF
FHFdsfsgh::
/K明晃晃的铐子hx./!uia341P[9f5fDgscAxvn g,vkkvh'
bm..?n:素描HFD:'



sgh::FVKCJX/
xffh
/!uia341
9f5抓住杀害
妈妈的凶手xvn g,vkkvh'
bm..?n:FHFHFHFdsfsgh::F
CJX]xffhx.
姜雪子的目光
a341P
fS
gscAxv
拟画像h'

长篇情感悬疑小说

《十月》《啄木鸟》隆重推出

bm..?n:FHF
FHF
sgh::FV执行X]
a341P[9f
Dg
bm..?n:FHFHFHFdsfsgh
FVKCJX]xff
./!ui
41P[9f
Dg
Axvn g,vkkvh'
bm..
生子:F
FHF
FD

案底刺绣

sgh::FVKCJX]xffhx.
uia341囚车 P[9f5fDgsc Axvn g,vkkvh'
bm..?n:乳白色HFH
sf公墓里X]xffhx./!uia341P[9f5fDgscAxvn g,vkkvh'
bm..?n:
FVKCJX]xffhx./!uia341侧面f5fDgscAxvn g,vkkvh'
bm..?n:

CCTV已买断影视版权

叶舟 / 著

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案底刺绣

叶舟 / 著



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案底刺绣/叶舟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6. 6

ISBN 7-80588-606-7

I. 案... II. 叶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63734号

案底刺绣

叶舟 著

责任编辑: 刘铁巍
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

电 话: 0931-8773224(编辑部) 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[Http://gsart.home.sunbo.net](http://gsart.home.sunbo.net)

装帧设计: 爱书派

印 刷: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8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190千

版 次: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3,000

书 号: ISBN 7-80588-606-7

定 价: 18.00元

(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。)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上

部

❖ 第一章

与其他女人不同,姜雪子兜里经常装的是一根铅笔和一块橡皮擦。

她的手心里攥出了汗。那块橡皮擦烫得像一颗发红的煤球,而铅笔锐利得如眼前的光线,咄咄逼人。打小,姜雪子就惧怕一切尖锐的东西。

臧刚被两名法警带了过来,脊背上没扎绳子,脚踝上也没拴镣铐,但手腕上扎着明晃晃的铐子。一下囚车,臧刚的头就抬向高空,嘴巴跟鱼鳃一样贪婪地吸着空气,两只眼球也活泼地环顾着。法警的胳膊上戴着红布做的箍子,两颗鹅黄色的汉字是:执行。法警并没有推推搡搡,很松懈地跟在臧刚的屁股后头。姜雪子注意到,其中一名法警的腰弯着,脊椎是一道弧形。这使他的影子像一枚虾米那样。姜雪子的目光很快钉在了臧刚的脸上,一刻也没离开。

注射执行车停在花园一侧。草坪仿佛是一块洁净的毡毯,恭候着仪式开始。

这么幽静的环境,一点也不像刑场。事实上,死刑执行的仪式



就安排在殡仪馆的院子里。执行一结束,尸体马上就会被送进炉子里火化,简化了一切不必要的程序。从外观上看,执行车也和一辆普通的南京依维柯商务车并没有什么两样:乳白色的外壳,隆起的车顶,车窗内落下了黑色的遮阳布。普通的牌照,身上也没刷特别的标记,像一座坚固的钢铁堡垒,静静泊着。

花园周围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车子,执行车确实没一丁点儿的特殊之处。可即便如此,姜雪子还是感觉有些寒意。

日光一览无余地射过来,把簇拥的花朵衬托得鲜艳欲滴。几株葵花站得也很挺拔,蜜蜂缭绕着,令空气里充盈着一股蜜香。姜雪子的目光停留在了臧刚脚下。一道影子忽长忽短,忽左忽右,像一块儿童的橡皮泥,能随意捏成任何形状似的。但那道影子并不像臧刚本人的,它被日光涂抹着、修饰着、篡改着,始终是一张草稿。

后来,臧刚停下了,那团影子立刻缩回到了他的脚下。是啊,人的影子就是一条章鱼——要么张牙舞爪,要么收束成团,但谁又知道日光才是一块真正的橡皮擦呢?这么一走神,姜雪子觉得兜里的“煤球”更烫手了。

法院的人在验明正身。臧刚很配合。

离着几米远,姜雪子看见他们在说些什么。有一度,臧刚居然还笑着。笑声飘过来,化在了空气里。后来,法院的人将一支钢笔递给了臧刚,还将签字夹板伸到臧刚眼前。臧刚的姿势很别扭。他索性蹲在了地上,将那张纸垫在膝盖上,迅疾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姜雪子的身旁有几个警察在抽烟瞎聊,谈的是《晨报》上的一则消息,说昨天晚上有一个不明飞行物光临本市,神秘兮兮的。烟味



很呛。姜雪子挪开几步，目光却被电视台扛机子的摄像师给挡住了。姜雪子往前靠了靠，看见了臧刚的侧面。

臧刚最突出的特征是鼻子——挺耸、饱满，峭壁一般充满了力度。臧刚穿着一件铁锈红的夹克衫，头发剪得很短，脚上是一双软底的布鞋。几只麻雀尖叫着掠过，臧刚仰面一望，下意识地拍了拍肩膀上的灰尘。

姜雪子捏住了兜里的铅笔，动作了几下。在黑暗里勾了几笔臧刚的大致轮廓。

囚车里又下来了一名犯人。刚走了几步，人就瘫软了下去。法警们赶紧架住了他。验明正身时，那名犯人的脚旁淌下了一摊污浊的水。不用问，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了。姜雪子捂住鼻子刚想离开时，听见臧刚喊了一声：

“姜警官！”

一刹那，姜雪子悔意大作。作为一名技侦人员，她本没有资格参加死刑执行的，那是法院的事。但事实上，臧刚的被捕获恰巧缘于姜雪子一稿就成的模拟画像。这在姜雪子的技侦生涯里是从未有过的事，在局里引起了很大轰动，报纸上也连篇累牍地报道过。臧刚的罪按律当斩，这一点在他刚被砸上手铐时就明摆着。但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编织得如此细密的网，何以被迅速识破了呢？臧刚以极快的速度坦白了，也低头认罪了。可就在案卷移送检察机关时，他提出了要见技侦人员姜雪子的要求。

局里居然破例同意了。

那是个雨天，见面安排在了市第一看守所。按刑警支队队长老胡的话说，叫你姜雪子去，是从心理上击垮臧刚的防线，让他心服口服，死也死个明白，别对人间还抱什么念想，也别以为刑警

支队的人都是吃干饭的。当时，老胡还斩钉截铁地拍了桌子，震得茶杯晃了几晃。一得意，老胡就有这经典的举动。

姜雪子打着一把花伞，站在监舍的窗台外。等臧刚被带进来时，她刚好收紧了伞。一见是个年轻的女孩子，臧刚的眼睛里一下子就充了血，嘴唇干裂得说不出话来。

你画得太像了，太像了！比我妈还熟悉我哦。臧刚当时说。碰巧吧。

实话说，你画得比照片还逼真。我算服你了。

姜雪子不紧不慢地回答：只要做了，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。

你知道我整了容，对吗？臧刚迷惑着。

不！

臧刚夹在两名法警当间，站在姜雪子面前，吃吃地笑。法警的臂章令姜雪子直晃眼。她觉得那种血一般的红晕在刺激自己的胃，里头有什么东西要泛上来似的。姜雪子悔意大发，弄不懂干吗要跑来凑这个热闹？是自己技侦生涯的一件杰作？还是眼前这个俊朗的家伙要上路了，来送他一程？要么，是市里新近才购来的注射执行车第一次作业，想来看个新鲜？姜雪子没了选择，只得正襟盯着臧刚的笑脸。

“嗨，姜警官，我可是你的一幅作品呀，现在就要被毁了。再见吧！”

姜雪子看见他脸颊上的筋跳了跳，笑得很苦涩。再见？还能再见到吗？此生此世，这么随口说出一句，就放弃了自己。再见，不就是永不再见吗？姜雪子忽然觉得有一股冥想中的正气荡漾在身体里：不能输给这种挑衅！你不害怕才怪呐，别硬撑着了，她思想着，淡淡一笑，低声说：“再见。”



“你画的像就揣在这里，我带着它上路。”臧刚伸手，指了指右胸前的口袋。

“一路走好！”姜雪子道。

臧刚嘘了口气，脚尖蹭了几下草坪，讪讪地说：“过不了几分钟，姜警官，我们就生死两隔了，但我忘不掉你，化成灰也不会忘掉你的。”姜雪子的心揪了一下。明摆着，接下来会是一番恶言恶语的诅咒。她躲避不了，但也不能输给一个嚣张的罪犯。毕竟，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一个嘛。这么一想，姜雪子的腰板挺得更直了。

那个脊椎虾米的法警拽了一下臧刚，叫他闭嘴。可臧刚似乎想把话讲完，仿佛那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份功课似的。臧刚扭扭身子。待转身时，他对姜雪子说：

“我会怀念你的，姜警官。你的眼光太毒了。要是还有来生的话，我一准会追求你的，没人比你更能认清我，了解我，刻画我。放心吧，我绝不会记恨你，也不会小肚鸡肠地变成一个厉鬼，天天晚上披头散发地站在你家的窗台上，跟你折腾不休。我会保佑你的，我发誓到了阴间都会鞍前马后地保佑你的……”

姜雪子一冷，凄然地说：“臧刚，你输就输在太自负上了。”

“漂亮警官，你又对了。我平生唯独谦虚了这么一次，却是在临死前。”臧刚的笑有些踏实了，嘴吮了吮，说，“真的，唯独对你谦虚了这么一次。”

“肉烂嘴不烂？”

“不！这是出于骄傲。”臧刚道。

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——作为参观注射死刑第一次作业的相关单位代表，姜雪子懵懂地上了执行车。车身轻颤，使脚步有一种空虚的感受，如踏在了棉花垛里。姜雪子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

的手攥紧了，提在半空里。

在注射执行车被引进本市前，死刑的方式都是采用枪决。事实上，姜雪子对此知之甚少，残存的记忆也大多来自电影画面。如纳粹集中营里的暴行，鬼子进村时的酷烈；再比如渣滓洞解放前，一批烈士站在刑场上高歌口号的壮烈，等等。但后来这一切都破灭了，姜雪子知道死刑犯被枪决后，一颗原本囫圇的脑袋会烂成一堆血泥。有一次，刑警支队参与了一次死刑执行的警卫工作。完事后，技侦的一个同事想吓唬吓唬姜雪子，故意将一擦现场的照片递给她看。姜雪子恶心了，蹲在楼下的树坑旁呕了一个下午，鼻涕眼泪流个不停，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。

结果，那个恶作剧的同事被老胡揪住了，罚他面壁了一晚上，深刻反省。

现在，很多省份的死刑方式都纷纷采用注射执行。一则能如期伸张正义，达到惩戒犯罪的目的；二则，亦能减轻罪犯的痛苦，彰显人道之义。姜雪子从一些报章上读到过类似的文字，但此刻置身其间，仍有骇然的寒意。

车内的空间很大，里头却空空荡荡的，连把椅子也不见。

姜雪子和一群观摩的人贴着车体环立着，眼睛被顶部炫目的灯光射得恍惚了片刻。靠近车头的一方，壁立着一堵墙，被密密麻麻的不锈钢管道和各种仪器的屏幕镶嵌住，颜色迥异的指示灯闪烁不停，仿佛一个玻璃车间。

两个法警拿出钥匙，给臧刚卸下了手铐。他转了几下手腕子，揉了揉筋骨，目光里再也没了姜雪子的存在。

执行长下达了命令。

一名法医掀下了一排红色按钮。忽见从壁立的墙体里，滑落



出一张不锈钢的床。那张床很普通,与医院里的那种滑轮车没什么区别。细究的话,唯一的不同的或许就是床沿边有几条绷带,是用来箍住犯人四肢的。法医拍了拍臧刚的肩膀。他很默契且驯服地躺了上去,一声也不吭。法医做好了前期准备,悄声对臧刚说:

“不疼,几秒钟就过去了。”

“谢谢!”

“开始了!”法医说。

“开始吧!我是个性子太急的人。”

姜雪子听得很真切。他说什么不好?居然敢说“谢谢”?他以为自己是去赴一场盛宴,还是一次郊游?他怎么可以这么草率,拿生命当一次儿戏呢?姜雪子脑海里乱云飞卷,对那一声“谢谢”惘然不解。

视线的尽头,臧刚屏住了气,脸色涨红着,顽强地闭上了眼皮。

姜雪子的指尖掐住了胳膊,指甲也像嵌进了肉里似的。空气凝固了一般,仪器沙沙地运转着。法医不动声色地摘下了毒针,手指弹了弹。一瞬间,姜雪子感觉下腹部一阵尿急,急迫得不能自己。她收拢了腿,夹得很紧,可排山倒海的感觉覆盖住了全身。越是憋屈,血液越烫了起来,浑身的骨头也吱吱鸣叫,像藏着一窝莫名的鸟。

姜雪子退了几步,从人墙后头闪出来,跳下了执行车。

穿过宽大的草坪时,姜雪子看见黄色警戒线外,一群戴着黑墨镜的人如群雕,肃立在一棵柳树的阴凉下。一瞥的工夫,姜雪子认出了臧毅——臧刚的弟弟。无疑,他们是来收尸的。姜雪子绕过花园,加快了步子,进了女厕。

可一点尿意也没了。浑身猛地一下空了，轻松了下来。后来，姜雪子愣怔地从兜里掏出手，发现一根铅笔断成了好几截。一块橡皮擦也被揪成了碎末。她摊开手，手心里淤着一层汗，有点发黑，显然是被铅芯染的。

抹了一下眼角，湿漉漉的。姜雪子不明白究竟是汗，还是泪。

❖ 第二章



姜雪子净了手，蹑手蹑脚地进了厨房。

妈妈背对着她，蹲在地上，正择着一把小韭菜。头茬韭菜刚上市，根须细细的，有半截还泛出鹅黄色。下午，妈妈挂过来电话，说要给姜雪子做一顿韭菜馅的饺子，还特意叮嘱说：是头茬的韭菜哦，鲜得不得了啊。姜雪子明白她的心思，掐指一算，都快三个星期没回家了。韭菜馅的饺子不过是妈妈下的一个药引子，逗引她回去。有什么办法呢？一进入夏天，就到了发案的高峰期，技侦上的人手都忙得够呛。

妈妈可真够绝的，糊涂里含着一丝狡黠，时时会冷不丁地使用同一个药引子。她知道姜雪子喜欢韭菜馅的饺子，便掐住不放手。都什么年代了，现在的大棚蔬菜都是反季节的，谁能搞明白究竟是不是头茬的呢？况且，现在的果蔬都一概丧失了先前的那种鲜味。化肥和农药施多了，鲜有能唤起早年记忆的味道了。但妈妈仍顽固地坚守这一点。她一点也不清楚女儿的嘴早就挑了，一顿韭菜馅的饺子算什么。

但姜雪子没挑明。她不想破坏妈妈的兴致。假意满是欢欣。

说来也难怪，求学的那段时间里，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，变故也多。姜雪子住校，口粮就挂在学校的食堂里，清汤寡水的伙食弄得她形销骨立。正值发育的阶段，连例假都不太准时，忽前忽后地捉迷藏，看得妈妈直揪心。但她太分神，顾不了太多。有一个周末，同舍的姐妹们商议改善一下，美美地打一顿牙祭。

可商量来商量去，山珍海味的幻想，只能落实在包一顿韭菜馅的饺子上。她们分了工，剁馅的剁馅，包的包。姜雪子负责擀皮。少了手中的家什，姜雪子灵机一动，洗净了一个啤酒瓶，权作擀面杖。那一顿夜宴吃得山高水长。后半夜时，炉内的酒精都耗光了，连锅里的面汤也被瓜分得一干二净。

当姜雪子绘声绘色地给妈妈描述时，妈妈的眼眶里蓄满了泪花花，哽咽得不成。自此，妈妈记住了这是姜雪子的药引子。

姜雪子踮着脚，猛地一下，捂住了妈妈的眼睛。“猜猜谁？”她说。

妈妈的身子未动弹，手里却忙乎着。一股诱人的韭菜香扑鼻而至。姜雪子连问了几遍，妈妈都不吭气，埋着头。姜雪子急了，松开手，嚷嚷说：“一点也没劲，不好玩啊。”她把脑袋凑过去，朝妈妈的脸一打望。妈妈用袖口揩了一下眼角，鼻孔也唏嘘了几下。姜雪子这才觉得自己手心里是妈妈的泪，黏稠得紧。

“咋了？李叔欺负你了？”

妈妈起身，在水龙头下边洗韭菜边说：“没什么，一个人待着，就待出病了，习惯胡思乱想了，真没什么。”姜雪子扳住妈妈的肩，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。姜雪子努起嘴，一脸娇嗔。妈妈果真表情放晴了，满脸绽笑地说：“没有，他怎么会欺负我呢？我好歹有个警察闺女能保护我哪，对不对？”



“唉——”

姜雪子叹一声，遂绉起袖子，麻利地擀起了饺子皮，很萧索地说：“三年前，你就不该和他结婚的，半路的夫妻，谁疼谁呀？当初我真应当跳出来反对。要不是我太忙陪不了你，怕你孤单的话，真的，我一准横刀立马也要破坏你们的。”

妈妈的肩头抖动着，像一只提线木偶，哑然了。

很快，耳朵大小的饺子就站满了一笼屉，但妈妈始终对姜雪子的唠叨充耳不闻。傍晚太热了，发烫的风吹进来，姜雪子觉得浑身黏糊糊的。妈妈一直舍不得开空调。一入夏，她就喜欢闷在屋子里。姜雪子说了一箩筐，妈妈捏完最后一只饺子，才慢吞吞地说：

“其实，我担心的是你。”

姜雪子懵头懵脑：“担心我什么呀？”

“你的归宿。”

妈妈煮了水，盯着姜雪子说：“我怕你做警察久了，见识过的人一多，接触的负面因素一杂，就容易影响人，怕你自己会挑剔起来的。翻过年，你就这个数了。”妈妈伸出三根指头来，在光线里晃了晃。

“瞎操什么心呀？你还是当中学老师的那套，拿我当未成年人呀？”

妈妈忽然伤感起来，语气潸然地说：“我怕我见不到那一天了。秦阿姨你是知道的，教数学的，在单位上和我最要好了，也刚退下来不久。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，早上还去爬山玩瑜伽，到了中午说没就没了。今天送进了火葬场。我怕控制不住自己，就没去山上送她。”

“秦阿姨？”

“我不想那么快。你的问题还没解决，就算死了，我也会牵心的。”

“今年给你个答案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妈妈揪了一下姜雪子的耳垂，欣喜地问。姜雪子准备好了饭桌，听见门被打开的声音。李叔咳嗽了一声，像在汇报动静。姜雪子侧身，望见李叔的头顶堆着一层雪，但脸膛发红，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年纪的人。姜雪子问候了一声，递过去一双竹拖鞋。妈妈不依不饶地过来，搭在姜雪子的耳畔，悄声问：

“是不是有了？”

“自然！”姜雪子得意地拧了一个响指，神秘地眨了下眼：“你是妈咪，肯定得先过你这一关嘛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姜雪子思忖一下，囁嚅着说：“就年底吧。”

妈妈的脸冷了，站在热气蒸腾的锅边，不再言语。姜雪子看透了母亲的失望，便不想招惹。一顿饭吃得平淡无奇。还没收拾完饭桌，姜雪子拎了一件宽松的裙子，进了洗手间冲凉。一道塑料浴帘像幕布一样被拉上，把洗手间一劈为二。

放了一阵凉水，也没热起来。姜雪子赤裸着站在镜子前，打量自己。她松开了盘紧的发束，一卷长发如烟一般飘泻而下。姜雪子喜欢留长发的感觉。尤其夏天，能使人有一种很松懈闲适的心情。可队上的任务太重，每天早上，她都像珍藏什么似的，把一卷黑发悉心盘起。镜中的姜雪子浓眉大眼，两个肩胛也很宽，与那种小家碧玉的女人不同。热气渐渐升起，弥漫在空气里，镜子上仿佛落了一层薄霜。姜雪子用手擦了擦镜面。里头的那人也朝自己贴过来，